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川本皓嗣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川本皓嗣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 (日)川本皓嗣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

ISBN 978-7-301-17575-0

I. 川... II. 川... III. ①诗歌 - 比较文学 - 理论研究
②文学研究 - 日本③文化 - 研究 - 日本 IV. ①I052②I313.06
③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4515 号

书 名: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著作责任者: 川本皓嗣 著

责任编辑: 梁 雪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575-0/Z · 00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214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川本皓嗣

当我在记忆里搜寻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中国,之后又去过几次时,发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事实。那就是自从1970年结束留学生活,从巴黎回到东京以来,我除了开会、讲演和教学以外,居然没有经历过一次完全与工作无关的海外旅行。

如果仅限于日本国内的话,偶尔也会鼓起勇气去享受纯粹的“观光”旅行(不过即使在国内,也还是各种短期讲座和讲演居多),同时如果是因为受邀出席国际学会之类的话,有时也会带上妻子或孩子、或者只是单身前往世界各国,并利用这个机会顺便探访名胜古迹,漫步当地的大街小巷。但是仅仅为了旅游就特意坐上飞机越海而去的好兴致,却似乎根本就与我无缘,因为我是个天生懒得出门的人。

而且,倘若是参加学会,时间也很有限。大的学会往往会安排“郊游”(excursion)活动,加上学会,一般前后长达一周。因此在这期间,自己所担任的所有大学课程就必须各休课一次。好不容易远道而去,心里就算有顺便去邻近的观光胜地看看的念头,但是一想到这样做就要让同一个班的课连续停课两次(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如果连续停课两周、甚至三周的话,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自然会降到冰点),于是,对“顺道”

2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的旅行也就不得不放弃了。至今令我惋惜不已的是,虽然已近在咫尺,却仍然没能前往观赏巴西的伊瓜苏大瀑布和非洲的维多利亚瀑布(不过尼加拉瓜瀑布倒是有幸去过两次)。

话说回来,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93年。这是一次十分鲜明而刺激的体验。这一年的7月,在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召开了一个国际学会。会议的正式名称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主持,与ICLA(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理事会联动,因此ICLA的原主席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厄尔·迈纳(Earl Miner)教授也莅临了会议。此外,1991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京大会的主持者芳贺彻教授率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的师生数十名参加了会议,而我也非常难得地带了女儿玲子和儿子佑一同前往。

我们从北京乘坐舒适的小型喷气式飞机,不一会儿就到了长沙,但那之后却真可谓一路艰辛。一行从长沙分乘两辆大巴,沿着山路整整跑了14个小时才抵达张家界。司机的驾驶技术可谓超凡,在勉强能够并排两辆车的车道上,将车开到意想不到的飞快。而且他不断地伺机超车,不时将车开到隔壁的车道,眼看就要撞上对面的车子了,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又将车塞回原来的车道里,这种惊险动作反反复复了一路。坐在最前面的鄙人,仿佛被绑住了一样两手紧紧抓住座椅的靠手,目不转睛地紧盯着正前方的风景,确信自己不到太阳下山定会性命难保。

张家界实在是一个名不虚传的风景名胜,在雾霭中忽隐

忽现大大小小的奇峰峻岭,真是美不胜收。当时可谓高档的星级酒店对一般百姓而言还显得高不可攀,但设备尚不尽人意,尤其是卫浴方面问题频出。会议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去“附近”的河川坐船游江活动,其壮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回程路上乘坐大巴翻越惊险的山路、波涛翻滚的大河、悠悠然似乎永无止境的船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大家担心回去得太晚,游江游到一半就中途返回了,即便这样我们回到酒店也已经是深夜了。如果一直那么顺流而下的话,想象不出来会飘到何方。

张家界在那之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似乎新建了机场。但是乘坐大巴奔波于湖南的峻岭深处,这种长途旅行所特有的诸多艰辛和奇遇(比如归程中大巴的前窗玻璃破成碎片,道路边的玻璃店工人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新的),却只有在彼时彼地才能领会得到,可谓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当时所经历的诸多惊险和情景,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历历在目。

在张家界之后重访中国是1995年。北京大学举办主题为“文化的对话与文化的误读”国际学会,我在芳贺彻、谢天振两位教授主持的“文化的误读与诗学”研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这次学会也同时兼有ICLA理事会的性质,因此乐黛云教授和佛克马、迈纳、杰拉尔德·E. P. 吉列斯比(Gerald E. P. Gillespie)、让·贝西耶尔(Jean Bessière)等诸位前任主席、欧洲比较文学史委员会马里奥·瓦尔迪兹(Mario Valdéz)主席以及孟华教授、齐瓦·本-波拉特(Ziva Ben-Porat)教授等学者也莅临了会议,可谓群贤聚集,这让在会上作报告的我也颇紧张了一下。

4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那时的北京,从市中心的大酒店的窗口望出去还远非不夜城,看上去冷冷清清的。令人心仪的胡同也还随处可见。北京大学的书店和食堂也很朴素,不那么亮堂,墙上则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告示,让人想起昔日的大字报。但是那些肩负着未来中国之大业的天之骄子们如饥似渴的求学目光,令人折服。应乐教授之邀,我和芳贺、瓦尔迪兹诸位一起到她的研究室,商谈有关编著东亚比较文学史的情景,也令人怀念(这本文学史几经周折,终于在不远的将来就要问世了)。

说实话,深受 ICLA 成员爱戴的杨周翰教授的凝重矜持的风采和一口标准流利的牛津英语,至今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可是究竟是何时何地教授幸会的,却仿佛想不起片名的某部电影中的一幕一般,印象模糊了。不过我第一次参加 ICLA 的理事会和学会,是 1988 年在慕尼黑,而翌年杨教授就离开了人世。因此左思右想,我与杨教授千载难逢的相遇,应该就是在慕尼黑。

屈指算来,现在距张家界之行仅仅 17 年,实在有点难以置信。不过至少我可以确信,17 年来我访问中国的次数肯定要超过这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的篇数,这其中尤其难忘的是 2004 年我作为 ICLA 主席出席了 ICLA 香港大会(由欧阳楨教授主持)。我也十分珍惜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重镇乐黛云、严绍璁、孟华诸位教授、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之代表人士严安生(我在东京大学任职期间聘任的客座研究员)王晓平(现在任职于日本的)刘建辉、以及最近交往日深的王中忱(我在东大参加了她的博士论文审查的)隽雪艳诸位教授,还有 ICLA 的同事周小仪教授、刘象愚教授结下的深厚友

情。此外，现在执教于北大的古市雅子女士，还是当年在她留学北京时相识的，如今每次赴京都得到她多方照应。只是不知为什么，勺园留给我的记忆，却似乎总是和严冬分不开。

我的不爱出门的性格，似乎是越老越明显。坐十个小时的飞机去哪儿旅行的兴致真是一丁点儿都没有。幸好中日之间不过一衣带水，古代的遣唐使尚能靠一叶扁舟抵达，因此虽然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几度越海的机会，但是只要有学会和友情这两个堂皇的理由，我是随时随地都愿意再度飞来。

在写作这本讲演录的各篇稿子时，得到了各个相关学会和讲演会的主持者、师生及有关方面的多方关照。尤其是我的讲演内容往往在中、韩、欧美和日本各国之间穿梭往来，令担任翻译的诸位煞费苦心，在这里一并致谢。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所有论文，在讲演之后又或多或少地经过我自己的加笔修正，这部分的翻译工作，以及全部稿件的整理、校对和润色均由赵怡女士担任。因此本书的最终译稿与当初发表时的中文译文，会有诸多不同。我在此谨向赵怡致谢，同时也向之前的各位译者致歉。最后，谨向热心企划讲演集出版的北京大学严绍盪、孟华两位教授，以及担任具体工作的清华大学王中忱、隽雪艳两位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哲俊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赵怡译）

目 录

韵律还是理性？拥护消极能力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离职所感 (1)

诗语的力量

——俳句和意象派诗歌 (16)

俳句 东与西

——俳句之华在于新 (48)

挂词、对仗与隐喻

——双关语的比较诗学 (68)

比喻、对仗与挂词

——双重意象的比较诗学 (79)

音数律的宿命

——构筑东亚诗学 (104)

2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作为翻译手段的汉文训读 (123)

东亚文化交流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138)

日本的日本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 (152)

“古典”在日本的含义 (164)

日语教育与日本文学、文化素养 (168)

日本人是独特的吗？

——国民性论的背景 (176)

恐怖活动、权力与接受统治

——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政治观 (194)

韵津还是理性？拥护消极能力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离职所感^①

对每个人、每个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ICLA 也遭遇到了它的艰难。而其中最痛苦的，首先是准备国际年会事务的理事会被取消，这次会议原定于 2001 年 9 月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召开；其次是 2003 年的香港年会被推迟。由于阿富汗战争，我们不得不放弃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达喀尔理事会议；而 2003 年的香港年会也由于非典的肆虐而落空。我于 2000 年在比勒陀利亚当选为主席，大家希望我在下次年会举行之前的两年里举行两次理事会议。结果由于 2003 年香港年会的延期，我不得不延长在任的时间。在 ICLA 的历史上，第一次，“三年一度”的年会被推迟到下一年举行，学会理事和各种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也自动延期了一年。不过即便如此，得力于多洛兹·菲格拉（Dorothy Figueira）的大力协助，我还是于 2002 年在乔治亚大学“召集”了唯一的一次理事会议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不过我也并没有在此前此后虚度光阴。在斯科特·米勒

^① 原题“Rhyme or Reason: A Case for Negative Capability”，为 2004 年 8 月 13 日于香港科学技术大学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 17 届年会上的主席离职演讲。后题为“Departing President’s Remarks: Rhyme or Reason: A Case for Negative Capability”，发表于 *ICLA Bulletin*, Volume XXII, No. 2, 2004, pp. 5—14.

2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Scott Miller) 和通讯委员会的大力帮助下,我通过互联网举行了两次“虚拟”电子会议来代替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会议(因为这两次真实的会议一次被取消,一次遭流产),而这在 ICLA 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我相信这两次会议都相当成功,虽然我们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并且显然有一些成员最终也没能连接到网络上。至少,借助它 ICLA 的事务能在面临诸多不测时仍然持续了下来。我对结果是满意的,斯科特·米勒和他的同伴们也应该为他们取得的成果而骄傲。不过,我错误地估计了虚拟理事会,以为它即使不能够完全代替真实的会议,至少能够成为事务性的通讯、讨论和决定的有效途径。但事实证明,通过网络交换观点和意见远不如实际会议中的讨论有效和具有实质性,不管这个实际的会议有多短;并且最重要的是,ICLA 的委员和理事们长时间(目前这种情况已经超过了两年)无法面对面地畅所欲言,已经对我们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已经发现,网络会议仅仅是一种补充,无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如何强调替代物与真实物之间具有怎样的替代性,我却肯定,如果其成员和官员无法定期会面,那么 ICLA, 或任何类似性质的国际组织都将无法继续生存。

换句话说,虽然我比我的任何前辈任期都要长,我却是一个“虚拟”的主席,或者借用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 1914—1994) 著名小说的标题(译者按,即 *Invisible Man*, 《隐形人》),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隐形”主席,轻轻地敲击着我的键盘。我被战争和各种细菌拉到了“地下”,不管它们是不经意地由动物传到了人,还是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故

意制造的。此刻波德莱尔不知不觉地涌上了我的心头。他的《敌人》(L'Ennemi)是这样开始的：

Ma jeunesse ne fut qu'un ténébreux orage ...

我的青春是一场晦暗的风暴.....

如果把“我的青春”(Ma jeunesse)改为“我的任期”(Ma présidence),波德莱尔的诗可以很适当地传达我的感受：

Ma présidence ne fut qu'un ténébreux orage,

Traversé ça et là par de brillants soleils;

Le tonnerre et la pluie ont fait un tel ravage,

Qu'il reste en mon jardin bien peu de fruits vermeils.

我的任期是一场晦暗的风暴，

忽隐忽现有灿烂的阳光穿过，

雷电和暴雨造成这般的破坏，

寥寥无几是园中剩下的红果。

但是，或许我对这一切太悲观了。ICLA 仍在逐渐变得强大：新的地区性组织已经成立（比如在南美成立了两个）；ICLA 研究委员会，无论是常设的还是暂时的，都极其活跃，举行国际会议，并且在世界各地发行刊物。人们细加考虑，会发现世界并不比以前更糟糕。它仍在疯狂地追逐财富和权利，而不是和平和欢乐，甚至文明或者语言也不得不为贪婪和利益的冲突所引发的争端而承担责任。今天，历史和文化相对主义已经逐步普及，并且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就像卡洛·金斯伯（Carlo Ginzburg）所说的那样，“各种文化的伦理和认知原则是不可比的”。但是不幸的是，即便意识到地

4 川本皓嗣中国讲演录

球上有不同的、相互之间无法兼容的文化和宗教,却并不能自动导向宽容。“这种在理论上来说应该能带来无限宽容的态度”,金斯伯继续说:“其所源出的前提却荒谬地和导致强权即真理的观点具有相似性。”根据这些观点,恰恰应该是强者统治弱者,并把它们的法律与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金斯伯说,相对主义可能会是“残忍的”,“道德是多样的,而权力是唯一的”这一观念仍然统治着世界。比如,最近很热门的“国际准则”云云,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

不过我还是为我们终于能够重聚香港而感到高兴和由衷的欣慰,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战争和恐怖袭击仍然猖獗,不用说瘟疫的阴影也难以摆脱。在此我应该感谢本次年会的组织者欧阳楨(Eugene Eoyang)教授,感谢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为组织会议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波德莱尔这样继续他的诗:

Voilà que j' ai touché l' automne des idées,
Et qu' il faut employer la pelle et les râtaux
Pour rassembler à neuf les terres inondées,
Où l' eau creuse des trous grands comme des tombeaux
如今,秋天的思想将我唤起,
我要再拿起我的耙子和铁锹,
重新耕作被洪水淹没的土地,
大水冲击的沟痕简直像墓园。

既然我们在四年以后重新相聚在这里,那么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将如何用耙子和铁锹“重新耕作被洪水淹没的土地”。什么是我们未来的路程? 在一个“大水冲击的沟痕简直像墓

园”的世界里，比较文学何为？不过在这里我不想用夸夸其谈的高调来谈论现实问题，我只想说说我们的本行话，也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文学，然后再谈论一点儿文化。没错，比较文学正在遭受“全球性”的混乱，但是它已经在危机和混乱中茁壮成长，并生来应该茁壮成长。

让我从追忆厄尔·迈纳（Earl Miner）——前任 ICLA 主席——的某些著作开始。他于 2004 年 4 月过早地逝去，享年 77 岁，这对整个 ICLA 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是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因为他对日本文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同时作为一个英国复兴时期文学，尤其是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的研究者而享有盛名。在他去世时，他留下了即将出版的关于三个世纪以来弥尔顿《失乐园》研究评论的手稿。他最出名、据说也是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是与小田桐弘子合作的《猴子的稻草雨衣》。这是对全部《猿蓑》——芭蕉及其学派的俳句和连歌的精选集——所做的谨慎小心的英语翻译，并配有详尽的介绍和注释。在处理将连歌翻译成英文这个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时，厄尔·迈纳发掘出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做法，即把每行诗翻译两遍。为了欣赏他的独创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他的学术诚意，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连歌的基本规则。

一首典型的连歌由 36 行组成，由在场的三个或更多的人轮流创作。17 音节的长诗行和 14 音节的短诗行交替出现。发句（hokku）是 17 音，本身应该是一首自成一体的完整的诗，带有强制性的季语和切字。当单独出现和被欣赏时，发句也叫俳句。但是接下来的 35 行虽然在语义上是自主的，却不能

独自成为一首诗。其中的每一行只有和临近的诗行连接时，才具有“诗学”意义。首先，比如 B 行附属于前面的 A 行并与之构成一个完整的单元，这两者只是松散的相互回应，而并没有任何具有紧密逻辑的、叙述的和描述性的关联。接下来，按顺序，B 行和第三行 C 行相连，B 行和 C 行组成一个新的单独的单元，并和 A、B 单元相比在诗学效果和意味上造成全新的转折。因此，中间的 B 行和 A 行一起读时是一个意义，和 C 行一起读时则是另外一个意义。换句话说，连歌的所有诗行，除了发句和末句（只和倒数第二行相连）外，具有和双关语非常相似的效果。双关语（pun），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使用一个词语，即暗示两个或更多的意义并产生不同的关联”。但是双关语和连歌有明显的区别，连歌是整个诗行而不是由一个词造成一种模糊的语境，其目的不是“产生幽默的效果”，而是产生诗学效果。这种要求对每行的双重解释，导致了整个序列中持续的、同时又是断裂的语境的变化，而这正是连歌最显著的特征。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规则用以保证整首诗的连贯性和形式美。

因此，翻译连歌和翻译双关语一样可怕，而且翻译连歌只会更难，因为不是一个单词或短语，而是整个 34 行，都必须在语义上和它们的紧邻环环相扣。那么迈纳是怎样克服这个障碍的呢？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想法，即将每行诗翻译两遍：第一遍与它前面的一句相照应，第二遍再配合它下面的一句。以《猿蓑》中著名的《城里处处》这首诗的前 3 行为例，迈纳将 17 音的诗行翻译成一个小

节,将 14 音的诗行翻译成两行(句首使用小写字母)。创作这首诗时,芭蕉的一个弟子凡兆,有幸得到作发句的机会。

市中は物のにほひや夏の月
Throughout the town
above the welter of smelly things
the summer moon
城里处处
各种味儿萦绕
夏日的月亮

夏日的月亮,通常与凉爽和纯洁相联系,而与仲夏大城市中的喧嚣与匆忙正好相反。第一行可以被看作、并且已经被看作是一首独立的诗,与芭蕉所做的第二行相联。因此迈纳把第一行与第二行合成了一个诗之单元:

市中は物のにほひや夏の月
あつしあつしと門々の
Throughout the town
above the welter of smelly things
the summer moon
how hot it is, how hot it is
says a voice at every house gate
城里处处
各种味儿萦绕
夏日的月亮
多热啊,多热啊